



文史资料选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第四十五辑 (总第一四五辑)

公為

孫文

漢卿世兄

新青年

LA JEUNESSE



中國文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文史资料选辑

109733

第四十五辑（总第二四五辑）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文史资料选辑. 第145辑/全国政协文史委员会编. - 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1. 10

ISBN 7 - 5034 - 1161 - 9

I. 文… II. 全… III. 文史资料 - 中国 IV. K25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56086 号

出版发行: 中国文史出版社

社 址: 100811 北京太平桥大街23号

印 刷: 北京樱花印刷厂

装 订: 兴杨装订厂

经 销: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开 本: 850×1168 1/32

印 张: 6.75 字数: 160千字

印 数: 4000册

版 次: 2001年12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01年12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11.5元

文史版图书如有印、装错误、工厂负责退换。

《文史资料选辑》编委会

主 任 朱作霖

副主任 刘 恕 刘济民 李东海 吴 福 宋 堃

金开诚 金冲及 龚育之 张文惠 (常务)

委 员 王庆成 王晓秋 王楚光 刘景录 李汉秋

陈 威 陈 砾 陈漱渝 周秉德 弥松颐

傅璇琮 舒 乙 党德信 马 威 胡太春

俞兴茂 霍明光

本辑执行编委 张文惠 俞兴茂

本辑执行编辑 张燕妮

目 录

人物述林

1944 年李宗仁在重庆	尹冰彦(1)
李宗仁在“北平行辕”	唐真如(14)
我所知道的张厉生	谢天培(30)
张君勱的若干事	傅益光(43)
曾琦二三事	周修曾(66)
汤芑铭与民社党	冯亦吾(72)

财政金融

一桩不平而息的席税案	李益三(78)
卷烟统税的由来及江浙卷烟地方税	江森裕(82)

军事机构

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见闻	王柔德(88)
我在军令部的所见所闻	周树嘉(100)
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二三事	汪正本(110)
军委会外语人员训练班内幕	郝 纶(118)
国民党政权崩溃前的总统府第三局	王仁佑(125)

我对国民党陆军第三方面军司令部的 点滴回忆	王光汉(136)
--------------------------------	----------

国民党空军

中国航空事业片断回忆	李 珉(156)
------------------	----------

胡宗南和西北战争

胡宗南部在关中地区全面溃败纪略	陈子干(163)
在秦岭守备和撤向四川途中的三十八军	施有仁(190)
回忆中正铁血团	李日基(206)

人物述林

1944 年李宗仁在重庆

尹冰彦

1944 年的初冬，整个第五战区的前线都平静无事。李宗仁升任汉中行营主任及中原各战区的调整，虽然尚未明令发表，但已经是内部确定之事。当时的世界战局，意大利法西斯政权覆灭后，轴心集团势成瓦解，德国已成强弩之末，在作困兽之斗；日本在太平洋上节节失败，本土频遭轰炸，总的情况是战局结束已为期不远。李宗仁为战后的出路打算，便乘这个空当要到重庆去活动一下。10 月底，他以到重庆“述职”为名，率军务处长梁家齐、参谋处长高松元、经理处长张寰超、机要室主任李扬和我（机要秘书），分乘两架小型客机飞往重庆。我们除一部分人随李住在白崇禧公馆外，其余随员分别住在上清寺广西省政府驻渝办事处和华侨兴业银行。

李宗仁到重庆的第二天就通知了蒋介石的侍从室，要求蒋介石定期召见。按照过去的情况，李只要想来很快地就会得到通知，马上召见。出乎他的意料，这一次，他等了七八天，还没有消息。李宗仁非常焦急，经常在房里发牢骚。他说：“前清的总督巡抚这样的封疆大吏，晋京陛见皇帝，觐见太后，也还不至于这样困难。”直到 10 天以后，李宗仁才见到蒋介石。

当时正是湘桂战役吃紧的时候，日军已攻入广西，11 月中旬开始，桂林、柳州相继失守。敌人沿着黔桂路长驱直入，攻向

独山。重庆人心惶惶，蒋介石焦灼万状。他在这种心情沉重的情况下接见李宗仁，当然不会有什么好的脸色。在谈话中，蒋对广西军队韦云淞弃守桂林，抱怨不休。李发现蒋的神气不好，所以只谈半个多小时就匆匆退出。回到白崇禧公馆，李非常气愤。他说：“老蒋埋怨广西军队不能打仗，他认为广西不少军队是用新武器装备起来的，而且办了这么多年民团，敌人打到广西，一定是陷于泥淖，处处遭遇抵抗，想不到敌人打进去，就这样轻易地把桂柳重镇放弃了。敌人兵力这么强大，攻势这样猛烈，怎么能够责备地方部队守土有责呢？那么多的中央军在湖南，逃跑的逃跑、投降的投降，他为什么不反躬自责？蒋和他老婆闹家务，来向别人出气，真是下流万分！”李宗仁谈了许多有关蒋介石声色犬马的生活事情，以及从前蒋的两个老婆被打入“冷宫”的情形。

李宗仁在重庆会见蒋介石三次，第二次是蒋邀集李宗仁、陈诚、何柱国、林蔚等人吃饭，并听取他们对各该防区的情况汇报。据李宗仁说，蒋对前方军事情况并不怎么关心，谈话的重点放在考虑战后接收和收编伪军问题上，并决定将这一问题交由军令部次长熊斌研究办理。李宗仁当时也很清楚，蒋之所以考虑把伪军编为“国军”，惟一目的是在战后控制沦陷区，钳制八路军、新四军，以便独吞胜利果实。第三次和蒋见面，是蒋正式请他吃饭，作陪的有何应钦、戴传贤、居正和张群等。饭后，何应钦同李一同到白崇禧公馆谈了很久。当时何被陈诚挤下军政部长的“宝座”，撤换命令虽在12月21日才发表，但事先早已决定，并为人所共知。因此，何对蒋也是满腹牢骚，而李对蒋又多所不满，因此，他们二人这次谈话的主要内容是大骂蒋介石所亲信的孔宋的皇亲国舅和陈立夫、陈诚等人。

李宗仁描述蒋介石请他们吃饭的情况：客人都到齐了，在客厅里等了很长时间，蒋介石也不出来，最后把他们让到餐厅，大家都按照指定席位坐下，又等了很久，蒋介石身着便装挽着宋美

龄大模大样地走了出来。宋美龄佩着大绶带和“青天白日”勋章^①。何应钦挨着李宗仁坐在他的下侧，他们俩见宋这样装扮，彼此不约而同地在桌下互相以脚踢撞，表示对宋的鄙视。事后李宗仁说：“我们北伐、抗战，出生入死这么多年，不过才得到一个‘青天白日’勋章，这个臭女人凭着什么功绩，戴着‘青天白日’勋章，这样神气！”

二

李宗仁在重庆期间，当时白崇禧已到广西前方指挥军事去了。他住在白的公馆，百无聊赖。在他反对蒋介石的情绪大作的情况下，常常找我们聊天，直到深夜。记得当时他曾谈出了这么几件事情：

在北伐的年月里，正是1927年的秋天，宁汉分裂以后，白崇禧在上海，李本人和蒋介石都在南京。武汉方面争取李宗仁到那边去，蒋介石也希望李去武汉，从中调处，“说服”他们。于是他就坐船到了武汉。他说：“我在武汉的活动，对老蒋可算是‘忠心耿耿’，和任何人的谈话我都是采取维护他的态度，甚至有时候还争得面红耳赤。”有一天，苏联顾问鲍罗廷请他吃饭，只有他们两个人，边吃边谈。

鲍罗廷说：“你们革命的口号是打倒军阀，今天的蒋介石已经背叛了革命，完全变成一个中国的新军阀了，你们的革命党人都一致反对他，他绝对不能再担任革命军的最高统帅了。如果你能和武汉方面的革命党人合作，共同打倒蒋介石，我们大家的意

^① “青天白日”勋章，是国民政府抗战期间奖给所谓具有“殊勋”的人的最高级勋章。李宗仁在1943年秋才由“国府”颁发这样一枚勋章，他极引以为荣，当即在老河口公园“中正堂”大摆宴席，表示庆祝。他认为这枚勋章来之不易，所以对宋美龄佩戴这样的勋章，深有反感。

你认为你是最有资格最合理的接替蒋介石来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一个人。”

李宗仁听了鲍罗廷的话之后，大发议论。他说：“我们两广的老前辈洪秀全、杨秀清和石达开这帮人，为了要挽救中国，起来闹革命，成立太平天国。已经打到了长江下游，本来很快地就可以推翻清朝统一中国，只因到了南京以后，大家争权夺利，发生了内部分裂，最后功败于垂成，昙花一现就完了。今天国民革命的形势，正和当年太平天国一样，但我们绝对不能再蹈先人失败的覆辙。我们中国目前正处在水深火热的痛苦之中，革命是为了解除痛苦，如果再闹分裂，岂不是痛上加痛了吗？我们的革命北伐，眼看就要成功了，在这胜利在望的时候，革命的军事统帅不应该‘中途换马’。况且蒋总司令不但拥有强大的军事实力，而且威望很高，我是他的部下，怎么好打倒他我来干呢？今天我打倒他，将来又会有人来打倒我，内乱循环不已，哪一天才能实现统一。你们苏联是帮助中国革命解除中国痛苦的，你应该好好劝劝武汉方面的朋友们，大家应以国家为重，不要再闹私见。如果你也跟他们一道反对蒋总司令，闹成不可收拾的局面，岂不是又加重了中国的痛苦吗？”

李宗仁一本正经地讲了一篇所谓大道理之后，鲍罗廷就对李说：“革命嘛，总是免不了受痛苦的。这和妇女生孩子一样，生孩子是件好事，可是分娩前的阵痛，和生产时候的痛苦，是不可能减免的。谁也不能因为怕这一时的痛苦就不生孩子。你们如果能忍受这一时的痛苦，把新旧军阀都打倒了，革命就会很快地得到成功，那就是痛苦之后的幸福生活了。”

李宗仁又以质问的口气对鲍罗廷说：“贵国对我们中国革命的帮助，正和助产士帮助产妇生孩子一样，产妇的痛苦尽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作为帮助妇女生产的助产士，究竟是应该尽可能地减少产妇的痛苦呢？还是不顾一切地来加重产妇的痛苦呢？”

李宗仁对我们谈到这里，洋洋得意地描绘当时鲍罗廷的态度

说：“鲍罗廷被我质问得无法回答，最后只好举起酒杯劝我吃酒，就不再谈这些问题了。”

李宗仁自认为他词令“高明”，驳倒了鲍罗廷。其实，我们想来，鲍之所以不再和李谈下去，是从谈话中已充分地认识了李宗仁和蒋介石是一丘之貉，放弃了他苦口婆心争取的意图。

李宗仁讲述这段故事之后，接着又谈他这次由武汉回南京的情形：他和谭延闿乘坐一艘“后蜀号”炮舰，由汉口顺江而下，到了南京附近，看见江面上有一艘军舰向上游开驶，在船头上喊话，知道开来的军舰是陈调元乘坐向芜湖去的。两舰遇于江心，正在打算靠拢一起讲话的时候，忽然发现前边江面上有大批军队乘木船竹筏由北岸南渡。他们和陈调元讲了几句话之后，赶紧把炮舰开到前面军队渡江的渡口，从服装和口音上断定这是孙传芳联军部队的偷渡，于是李即下令炮舰开火，炮轰渡船。他说他和谭延闿都曾从士兵手里把冲锋机关枪夺过来亲自射击，对方没有准备，加上他们所持的轻武器对炮舰无可如何，又是乘坐木船竹筏驶到江心，因此毫无还手之力。打得一排排满载联军官兵的船筏，翻的翻，沉的沉，伤亡官兵一堆一撮地翻滚落水。集结江北渡口的联军，纷纷逃窜，因而阻绝了孙传芳部在这一地区的偷渡计划。李宗仁说，他回到南京研究情况，判断他所遇见的联军偷渡，是孙传芳部在上游的佯攻。旋即侦知孙军主力在龙潭一带，正准备大批船只，打算敌前强渡。当时南京方面慌作一团，认为何应钦部难以对付孙传芳孤注一掷的全力攻击，最后决定把桂系的第七军由津浦路调到龙潭支援何部。调白崇禧由上海西来亲自指挥。为了争夺龙潭高地，和孙军打得难解难分，几进几出。最后号称“铁军”的第七军主力，终于击溃了渡江的孙传芳联军，孙的主力上官云相等部几万人牺牲殆尽，号称五省联军总司令的孙传芳，从此一蹶不振。李讲到这里又插上一段北伐以后他和丁文江的谈话。他说丁文江当时以知名学者的身份，担任孙传芳的幕僚。据丁文江事后说，孙传芳在发动龙潭战役之前，自认为从

前当旅长师长的时候，一向战无不胜，现在当了五省联军总司令，家当大了，往往就吝惜力量，不肯下注，因此打不赢革命党军，把江南几省的地盘都丢光了。于是他决定采取孤注一掷的办法，把主力部队全部集结到江北准备敌前强渡占领龙潭包围南京。根据“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战略思想，实行背水之战，军队渡江之后，把所有的船只都调回北岸，他哪里料到正因为这一着，就把家当全部输光了。

李宗仁讲述这些，一方面是炫耀他的第七军如何勇敢善战，认为龙潭之战和从前在江西德安、若溪王家铺之役，是他在北伐中的得意杰作；一方面是表示他帮了蒋介石的大忙，老蒋的天下，是他帮着打出来的，后来蒋对桂系是如何忘恩负义。

李宗仁谈的另一件事情：也是在1927年，他和蒋介石都住在上海，当时蒋介石表面上已经下野，正在追求宋美龄，酝酿结婚。有一天张静江去找李宗仁，要李和他一道反对蒋介石和宋美龄结婚。张对李说：“听说宋美龄对蒋提出三个条件，别的蒋都能答应，就是以后不许他再玩政治，他办不到。这家伙把政治看作命根子一样，不玩政治他就活不下去。如果真是这样，这桩婚事就会打散。但是我看宋美龄未必坚持这个条件，就是她坚持到底，蒋也许会假的答应下来，把老婆骗到手，什么条件不条件。这家伙讲话常常是不算数的。不过也有一点值得顾虑的，结婚之后被这个女人迷住了，真的照条件办事，那蒋的政治生命就完了。我们最好是从根上打消蒋和这个女人结婚的念头。你是握有军权的人，你们又相处很好，你如果表示一下态度，他是不能不听从的。”李宗仁说：“这是人家的私事，我们怎好过问，况且我又是他的部属。常话说‘宁毁一座庙，不拆一桩婚’，现在我们破坏他们的婚事，万一他们真的搞到一起，那岂不是得罪了他们一辈子。我劝你老人家最好也不要管他们的闲事。无论如何，蒋的政治生命绝不会因为他们的婚姻而断送了的。”据李宗仁说，张静江最怕的是蒋和宋美龄结婚之后，放弃了政治生活。经过李

的劝说，特别是听了李宗仁所说的蒋不会因此而放弃政治生活的以后，张静江反对蒋宋结婚的态度缓和下来。李宗仁认为，他在蒋宋的婚姻上也是帮了忙尽过力的。

李宗仁接着这一段的谈话，又说到当年在这一期间的另一件事情：有一天李宗仁在上海官邸里睡午觉，躺在床上正在睡意朦胧之间，忽然听见房门开了，他眯缝着眼睛，看见是蒋介石蹑手蹑脚地进来。他当时想，蒋介石既然没有先行敲门，那就不是找他有什么话谈；而蒋的态度又是这样鬼鬼祟祟的，一定是别有用意。于是他合着两眼，故作睡熟的样子。蒋进房之后，东张西望一下，就偷偷摸摸地走到衣架旁边，好像是从他自己的衣袋里掏出一件什么东西，塞入李宗仁挂在衣架上的大衣兜里。然后就悄悄地溜了出去。李宗仁听见蒋介石已经走下楼去，判断他已经走远了，于是爬起来走到衣架旁边，察看究竟有什么异状。最后在他的大衣袋里发现有一个用纸包好的红封套，里边装着写有蒋介石祖宗三代的金兰谱帖，李遂即把它放入箱内。过了好几天，李和蒋也曾见了几次面，李佯作不知，从没有提及此事。最后蒋介石忍不住了，找个没有第三人在场的机会问李宗仁说：“我送给你一件东西，看见没有？”李说：“看见了”。蒋又问他说：“怎么样，为什么不还我一件呢？”李说：“你是我的长官，部下和长官怎么好结拜为兄弟呢？”蒋说：“什么长官部下？我们是‘革命同志’，又是共患难的袍泽弟兄，如果再加上换谱同盟的关系，那我们的交情，岂不是又多了一重保证。以后我们同甘共苦，永久合作到底。”过了几天，李就写了一份同样的谱帖送给蒋介石。

李宗仁在回忆讲述这段往事的时候，对我们说：“蒋当时正是需要我的时候，为了利用我，就对我甜言蜜语，百般拉拢。我总是这样想：他既取得了领导的地位，那就让他好好干下去吧，横竖他要是成功我也有份的。又谁想到这家伙是个无情无义的人，我们到了北平在西山碧云寺谒陵之后不久，他就掉转过枪杆子来打我们。当时白健生还在北方，由天津租界上外国船，从海

道回到广西。我呢，正在南京参加编遣委员会^①工作，得到消息化装跑到上海，最后从越南回到广西。民国19年蒋介石和滇军打进广西的时候，南宁形势已岌岌可危，当时白健生和黄季宽的心情都软下去了，打算认输出国。我认为当年我们在玉林五属十万大山“起义”的时候，不过是纠集一些烂枪杆子，终于解决了盘踞广西多年的沈鸿英，打退了云南唐继尧部唐继虞和龙云的两路进攻，统一了广西。本钱是创出来的，天下是打出来的；和老蒋斗一斗，斗得最坏也不过是失败，把这点本钱搞光，那就等于当初我们没有干起来一样，再从头干起。‘革命’嘛，人人有份，决不是蒋介石一人专利所能垄断的。因此我就下定决心和老蒋周旋到底，我单人独马扣起了两个态度不稳的师长，黄旭初死守南宁，终于转危为安，把广西局面稳定下来。当统帅的人，在紧要关头下决心至关重要。如果不是由于我当时的胆识和决心，哪会还有今天的局面。老蒋这个人，我和他打了20多年交道，深深知道这个人从来不晓得‘信义’是什么东西。所以自从北伐后在湖北决裂以来，我一向提防着他，再没有上过他的当。”

三

李宗仁这次在重庆期间，与各方面接触拉拢，活动范围非常广泛。除了和他有历史关系，和有政治瓜葛的一些人往来较多以外，对那些所谓“元老人物”如居正、戴传贤等，以及所谓“社会贤达”莫德惠、王云五等人，都有所馈赠和酬酢往还。他还要我替他拉拢几个东北人，据现在所记得经我拉扯和李见面的东北

^① 李宗仁当时担任编遣委员会编组部部长，副部长是张华辅。编遣委员会设四个部，其余三部为总务部部长李济深，副部长葛敬恩，遣置部部长冯玉祥，经理部部长阎锡山，副部长朱绶光。蒋桂决裂，李宗仁离开南京后，编组部由何应钦兼，副部长由训练副监周亚卫兼代。会议于1929年元旦开幕，因裁留标准和分配数额争议不决，所以一直没有得到结果。

人，有刚刚由内政部次长调为内政部禁烟委员会主任的王德溥，属于孔祥熙家族系统以后和政学系拉上关系的关吉玉，以及罗马教皇代表人物南京主教于斌等。

说到王德溥，他本是 CC 系统和陈果夫关系较深的人，曾当过陕西民政厅长和内政部次长，经我拉扯和李宗仁见面之后，他瞒着 CC 的人，常常暗中和李眉来眼去。李宗仁对于 CC 集团虽然是宿怨不解——特别是 CC 代表人物方治、刘真如，在安徽发动一次又一次反对桂系统治斗争——但是因为王德溥是东北人，他很愿拉几个东北人作为“龙套”，所以也就欣然接受王的殷勤。后来李宗仁当了副总统，翁文灏当行宪后的第一任行政院长时候，当时我正在上海，王深夜拉我回到南京，请李宗仁向翁推荐他担任内政部长，李当时确是满口答应，并且也真心想推荐他。无如翁文灏根本不能当家作主，当蒋介石要他出长行政院的时候，早已将各部部长人选名单内定，那时内政部长早已内定为彭昭贤，王、李只好徒呼负负而已。

再说于斌，当时李宗仁到重庆的时候，他刚刚回国——他是在欧洲觐见罗马教皇，到美国和白宫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活动之后，10月下旬回到重庆的。蒋介石为他设宴洗尘，重庆各界举行规模盛大的欢迎会。于斌那时已经成为重庆政治上一位显赫一时的人物了。经过我和于斌约定时间之后，在一天早晨陪同李宗仁去拜访他。第一次的见面谈话时间很久，于斌大吹法螺，畅谈天下大势，动则美国白宫如何如何。于是李宗仁就认为于斌确实是大有神通，在回归路上的汽车里，他对我说：“于野声先生在国内外是很有声势的人物，特别是在美国方面。这是你们东北一位了不起的人才，以后应该多和他往来。”第二天于斌就到白崇禧公馆回拜李宗仁，于走后，李对我说：“你考虑一下是不是要送给于野声先生几个钱，采用什么方式，你想想再说。”我明白李的意思，他怕直接给于送钱被拒绝，面子不好看，要我先行试探一下。有一天我到于的住处对他说：“李德公非常敬佩你，他

很关心你的生活情况，你是宗教界的领导人物，活动的范围很广，需用钱的地方一定很多，如果你有需要的话，我可以和德公谈一下，他一向是乐意帮助人的。”我有意思地不说李要送钱给他，而是为了顾全李的身份面子。于说：“我个人的生活很简单，一切由教会供应，不成问题。如果李德公愿意解囊，那就作为对教会什么什么会的捐助好了。”我回去对李说明这个情形，李很高兴。过了两天，他亲自把钱交给我要我给于送去。我记不起那是多少法币，在印象上大概总有几百美元金。

于斌果然没有辜负李宗仁购买拉拢的一片心肠，过了几天，他就陪同美国总统罗斯福的驻渝代表赫尔利^①，和遍访远东各地的罗斯福私人代表纳尔逊，和李宗仁见面。李宗仁与赫尔利在这期间，进行了好几次的接触。据李宗仁在事后透露，美国对中国并不愿意只和蒋介石方面进行单线联系，他还表示与赫尔利的多次接触，美国方面对他的印象很深刻。这对于具有强烈政治野心的李宗仁说来，确实是他此次重庆之行的最大收获。

从李宗仁和赫尔利接触的迹象，以及李宗仁所说美国并不愿只和蒋介石作单线联系的话来看，充分说明美国不仅要通过蒋介石的卖身投靠来奴役中国，而且还企图拉拢地方封建势力实行渗透办法，在中国兜售它的新殖民主义。

在重庆的一个早晨，李宗仁要我随同他去拜会孙科，我们坐车到嘉陵新村孙科公馆的“圆庐”。走进院里，看见孙科正在和沈钧儒等人在庭院里打太极拳。孙科把李宗仁让到客厅里，寒暄几句之后，李宗仁对孙说：“我方才在院里看见哲生先生和这般的

^① 赫尔利当时还是罗斯福的驻渝代表，刚到中国不久。当时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史迪威因与蒋介石不能合作被调回国，美国驻华大使高士也继史迪威之后回到美国。因此，这一时期美国对中国的外交、军政事务，统由赫尔利负责。李宗仁与赫见面就是在这个时期。这以后不久美国即发表赫任驻华大使，魏德迈继史迪威任中国战区美军司令。罗斯福私人代表纳尔逊在重庆活动了一个时期，就由澳大利亚回国去了。

人（手指着户外的沈钧儒等）在一起打拳，这些人都是接近共产党的，他们一向替中共宣传讲话。我在前方指挥作战，几年来深深知道共产党‘钳制’我们的‘抗战’，和‘破坏政令’‘破坏军令统一’的情况，从前我还不能了解委员长对中共政策的用意，现在从我自己的亲身经历，知道了他所采取对中共限制和防备的办法，是正确的。因此，我诚恳地劝哲生先生少和这些人往来，最好是根本不和他们往来。”

孙科当时的态度很沉不住气，李宗仁讲话的时候，他紧皱双眉，一再摇头，并且一只手频频摆动，几次想要打断李宗仁的谈话。李的话头刚刚停下，他就抢着说：“你讲的这些事，都是属于政治方面的问题。这里边的道理，不是你们从事军事工作的人所能全部了解的。军人的责任就是练兵打仗，只要在前方能多打胜仗，国家就有办法。如果像现在广西战事这样，随随便便就把桂林柳州那样重要的城市都丢了，政治上再有办法，也不能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几十年来中国搞到这个地步，就是因为大家不能各尽职责，特别是军人干政的结果。希望你能够以身作则，作个表率，革除军人干政的毛病。”

李宗仁被孙科的一番抢白，感到非常难堪。他一向是以“政治家”自负的，而孙科偏偏蔑视他不懂政治，又以广西战事的失败来刺激他，他当然很生气。他说：“湘桂会战，大本营直接派大员指挥，这个责任应该由谁来负担呢？中国从东北到华北以至内地，沦陷了这么多地方，难道都能责备当地守军吗？在后方的朋友们，根本不了解前方的实际情况，在大后方坐而论道，这就能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吗？”

孙科说：“后方人不了解前方军事情况，这正和前方军人不了解后方政治情况，是一样的道理。正因为这样，才要求分工负责，各尽职守呵。”

两个人的谈话，越说越僵，几乎下不了台。最后孙科说：“不要再谈这些问题吧，换个题目谈谈好了。”彼此搭讪敷衍了几